

話家

延 靜



人生
在線

家是甚麼？一言難盡。不過簡單說，就是一兩間房子，一家人和和美美地住在裏面。一般說，總要住十年八年，或更長時間。而日久生情，特別是父母健在，熱熱鬧鬧，更是離不開。

我上大學時，第一次離開家。其實大學就在北京西郊，沒有出北京城，但離開和不離開不一樣。父母很不放心，本來每天見到的兒子，現在要隔一兩個月見一次，心裏不踏實。我住校，本來放學回家，見到父母，但當時只能回宿舍，心裏特別彆扭。同班的女同學，有人每周回家，與父母親人團聚，可見她們更離不開家。

走上工作崗位，我結了婚，成立了小家庭，其實只有一張桌子、一張床和兩個木椅，但我對家的依戀就更重。一次我去紐約出差，時間不長，只有兩個月。在那裏，白天工作繁忙還好，一旦到夜晚，思家情緒油然而生。其實紐約的風光很是不錯，遊覽曼哈頓前海和自由女神像，更是令人難忘。但心中盼望的仍然是，早日完成任務回家。記得我回到北京是深夜，妻子還來機場接我。

其實離不開家何止我一人。恩師季羨林，一九九五年訪問韓國，只有三天，但他在回程的飛機上就寫了一篇散文《漢城憶燕園》，吐露了他的心聲。他在文中說，雖然只離開三天，但他就開始思念他燕園的家，思念他的臥室，思念他的書房，甚至思念他那幾隻寵物貓。這時我們才想起，季老見到我們時曾說，一個人懷舊是從家開始的。

但最讓人離不開家的，是人上了年紀，去養老院的時候。我們來燕達健康養護中心已經八個月，這裏條件不錯，居家養老。但當初我們來的時候，最猶豫不定的，捨不得離開自己住了二十年的「老窩」。最近又有幾位老同事要住進來，他們不約而同地對我說，最難下決心的，不是別的因素，而是離不開自己已經住了十幾年的家。

回到文章開頭，家是甚麼？表面看，家是幾間房子，一家人在裏面居住。但實際上遠遠不止於此。家是我們生活最習慣的地方，是一家人朝夕相處的地方，也是我們的感情投入最多的地方，一旦要離開它，怎麼捨得？我又想起季老的一篇文章《回家》，他把長期住院的病人一旦回家的情感描寫得淋漓盡致。



客居
人語

月前，收到故鄉舊同學快遞寄來的一本書。厚厚的一冊，硬皮包裝，封面設計樸拙沉穩，頗有返古尋幽之意。書名七個銀色大字：《尋找汕頭美地名》，醒目大氣，撩人心弦。

汕頭是我的故鄉。我在那裏出生，也曾在這個溫暖的城市生活了三十多年，自詡對她十分了解，正如兒女對母親的容顏非常熟悉一樣。在加拿大，我有一些朋友，雖然都是來自潮汕地區的潮州人，但他們很小就離家到其他地方去，有的還遠到東南亞。他們戲稱我是「老汕頭」，我有點沾沾自喜。想不到一翻開這本《尋找汕頭美地名》，竟然認識不多，有的也只識名稱，不知其內涵，有的全然陌生。

正如書中「後記」中所說，「地名，作為地域文化的一種載體，不僅是一個地方民俗文化的特殊產物，地名的含義、由來和沿革，還反映了一個地區的文化傳承和發展歷程。」當今社會快速發展，城市建設日新月異，高樓大廈替代古舊建築，那些具有濃厚文化內涵的地名，那些地名背後的掌故，那些珍貴的歷史資料，會漸漸湮沒，被人遺忘。所以，有關部門發起「尋找汕頭美地名——講講你身邊的地名故事」徵文活動，並把有代表性文章輯錄成這本書，不單對當地，而且對生活在海外的廣大潮人，讓他們更好地認識故土，都很有裨益。

瀏覽書頁，有幾個地方印象特別深刻，如見

故鄉美地名

姚 船

證百年商埠繁華的小公園亭和毗鄰的「南生公司」（後為「百貨大樓」），風景如畫的壘石風景區等。其中有一章題為《新華電影院：汕頭埠地標》，看着上面的電影院外景照片，我尤感親切感慨。當年我正是住在電影院對面一條小巷，日夜相視。這座一九五〇年建成的仿俄式建築，門面十分開闊氣派。「新華」兩個立體大字懸在屋頂，中間還矗立着一座鐵塔，夜晚塔尖上紅星閃爍，加上售票大廳燈火輝煌，那景象，深印在多少汕頭人腦海中。

記得那天離開故土時，一輛中巴正是停在新華電影院旁邊，載着我們和送別的親友到機場的。也許，那綿延萬里的鄉愁，正是那一刻從這裏開始的。可惜二十年後，當我短暫回到汕頭的時候，新華電影院連同我曾經住過的地方，成片區域拆遷重建，變成了成排的新樓房。如今看着老照片，那情那景，直在心頭繚繞。

回想起來，汕頭市內不少地名，我都熟悉，可是其中背後的故事，卻知之甚少。比如位於民權路的「大埔會館」，以前走過時，只覺得它是一座比民居大、有點洋式的鋼筋水泥大樓，卻不曾想過它有着一段光榮的歷史。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後，革命軍南下廣東，九月下旬解放汕頭市。周恩來、賀龍等親自在「大埔會館」設立了起義軍總指揮部。雖然後來寡不敵眾，起



▲「南生公司」見證汕頭百年商埠繁華

資料圖片

義軍撤出，但它卻見證了「潮汕七日紅」的光輝時刻。

歷史會發黃，甚至被塵封。不過，只要抹去塵埃，認真翻閱和努力尋找，我們同樣會發現它的價值，受到啟迪。在《尋找汕頭美地名》這本書中，確實讓我感知到許多原來不知道的地方，有的也許曾經走過，只是那時相見不相識。譬如別有村（街名）、三讓路、立志堂、金銀島……，不單名字有趣，其名稱來歷都有一段「古」。

當然，美地名並非單指名稱別致，而是其豐富的文化底蘊和深厚的歷史意義。它們具體形象嵌印在一方水土的人們心中，一幅幅畫圖，一段段情懷。

故鄉的美地名啊，讓遊子記住鄉愁。

也談謙虛

文秉懿



自由談

在前往蘇州幾天之前，讀到方元先生在「大公園」刊登的文章《貝聿銘：謙虛的建築》，文章介紹貝氏設計的蘇州博物館。我好奇方先生以「謙虛」一詞描寫貝聿銘這項工程的建築風格的原因，正如方先生所說，貝氏貴為蜚聲國際的建築大師，理所當然，「大」是貫徹他的設計的基調，於是我希望參觀蘇州博物館，印證一下。可是因為我忽略了方先生提到的形容詞，結果跟博物館緣慳一面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我跟朋友到蘇州消磨幾天，本來並沒有把蘇州博物館列入行程表。吃早餐的時候，我突然想到這個地方，於是向朋友提議前去逛一下。朋友對於博物館的興趣算不上濃烈，但亦未見得抗拒。另外一位朋友上網查看資料，才知道訪客需要預約，方可進入，逗留時間為一小時，每節的入場人數也有限制。我打算挑選的時段本來還有兩個名額，可是猶豫不決，結果讓人捷足先登，計劃只好作罷。我質疑這種安排，認為並不方便遊客，後來我再次想到這趟遭遇，才懂得反省。我錯失了參觀機會，主要原因是我欠缺謙虛的態度。

我喜歡逛博物館，香港幾家博物館，是我時常流連的地方。每次博物館舉辦主題展覽，尤其是借來外國珍貴的展覽，我總是

趕去參觀。很多參觀無需預約，只要願意付入場費，就可以進場，人數不限，停留時間也沒有限制。為了省錢，我申請了年票，一年之內，可以無限次進出博物館，光顧的次數越多，獲利越豐厚。展覽品就如商品，我以付出和收穫，而不是讚頌的心態欣賞它們。我把博物館降低到商業場所的低地，自以為是，經營者對於顧客上門，一定來者不拒。我秉持這種態度，在香港為所欲為，到蘇州就碰壁了。

其實拜訪一處地方之前，我應該花一點時間搜查有關資料，這是起碼要做的功課。而且我應該親自做功課，虛心學習，不可以假手於人。胸懷誠懇，登門造訪，才可以感到認識對方的真趣，否則只是走馬看花，所謂到此一遊而已，既浪費自己時間，也辜負了地方建設者的心血。方先生為了寫文章，專程到蘇州一趟，其意誠甚。反觀我只是順道一遊的心態，這段遊覽，可有可無。貝先生沒有借設計博物館的機會，為自己的「大」錦上添花，反而是以遊子對家鄉的愛慕和惦掛的心情，態度謙虛，配合故鄉建築的收斂格調，把發根之地那股婉約之風，表面隱藏，骨子裏引人入勝的內涵，不着痕跡地顯現出來。蘇州園林懂得定位，在大自然中謙讓，安分守己，從未產生勝人一籌的妄念。謙虛的人，謙虛的建築，謙虛的土地，教訓我這個放肆的人。



文化
什錦

以前有位同事走路時腰桿挺得很直，英姿煥發，完全不像已過半百之人。有回聊起她的儀態軒昂令人羨慕，同事說她是金陵女子大學畢業的，校長吳貽芳認為女子必須有強健的身體，規定學生四年都要上體育課，除了各種運動和舞蹈，還加上儀態訓練，由體育老師逐一矯正步態，平時大家也會隨時隨地注意自己和別人的姿勢，幾年下來就養成習慣了。

吳貽芳三十五歲任金陵女大校長，長達二十三年，教育理念突破梁啟超揭櫫的女學堂宗旨：「上可相夫，下可教子，近可宜家，遠可善種。」她接掌校務後淡化學校的教會色彩，調整院系及課程，主張德、智、體並重，文科的學生要有基本理科知識，反之亦然。難怪當時流傳「男有蔡元培，女有吳貽芳」之說。吳貽芳曾經擔任許多要職，在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成立大會中，她是中國代表團成員，也是唯一在《聯合國憲章》上簽字的女性。

吳貽芳治校的格局和遠見應該和她的留學經驗有關。美國密歇根大學在一九一七年設立巴伯獎學金（Barbour Scholarship），鼓勵亞洲女性赴美學習。一九二二年，吳貽芳獲此獎助，赴該校攻讀生物學，六年後取得博士學位，立即受聘返南京擔任校長。她在密大時，和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魏奇（Paul Welch）夫婦建立深厚情誼，返國後仍不忘抽空寫信向他們報告近況。魏奇夫婦過世後，他們的女兒將吳貽芳昔日來信贈與密大的檔案館——本特立歷史圖書館（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）保存。

「吳貽芳檔案」中有信件、聖誕卡、照片、中英文剪報。她的信大多是百忙之中抽空匆忙而就，意到筆隨，字跡潦草，尤其是幾次出國旅途中寫的信，船上顛簸的海浪使她的英文字有如狂草。她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一日返抵國門，十一天後即發信給教授，提到不能適應社

檔案中的吳貽芳

素 素



◀金陵女子大學校址現為南京師範大學隨園校區

資料圖片



二十餘年

吳貽芳曾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
資料圖片

交活動。六月二十三日給魏奇夫人的信可看到她油然而生的使命感，她說中國正在轉變，百廢待舉，慶幸自己可以貢獻所學。之後的幾封信次數提及會議多，非常疲累。從數量來看，剛返國的前幾年通訊較密集，隨着吳貽芳越來越多的頭銜，去信的次數遞減。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信中，吳貽芳提到南京發生狀況，美國領事館希望外籍教師撤走，但他們卻堅持留校繼續上課。吳貽芳敘述當時內心的矛盾，一方面感激同事不離不棄，一方面必須顧及師生安全，所幸幾天後狀況排除。其後去信亦有幾次提及時局紛擾，她必須審度情勢，和教師商討應對措施，並且和學生開會，藉由討論讓她們充分了解狀況。

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的長信中，她告訴魏奇夫人，自己一直是各種會議中的唯一女性，在與會者都是中國人的情境中，她並沒有注意自己性別與他人不同。直到有回她和美國駐華大使詹森（Nelson Johnson）吃飯，她是座中唯一女性，那一次她才意識到自己在諸多飯局中，往往是萬綠叢中的那一點紅。當時的社會仍舊以男性為尊，無論在正式的會議或是輕鬆的社交性餐會，女性幾乎絕緣，吳貽芳含蓄地以「奇怪的情況」（queer situation）形容。

本特立歷史圖書館收藏密大和密歇根州的歷史資料，其中不乏人物檔案。我第一次見識檔案館，感覺比一般圖書館的氣氛更專注、沉靜。入館後填好借閱卡，館員將檔案盒送到座位上，盒子裏整齊地分門別類。我抽出手稿類，每封信的信封擺放在最上面，接着是雙面書寫的信，已抽出攤平，右上角夾的迴紋針下面襯墊一小片紙條，以防生鏽沾染。我小心翼翼地翻閱薄薄的航空信紙，努力辨識飛揚的字跡，想像那些年動盪的局勢，揣摩信中的點點滴滴。吳貽芳隨信附寄的幾幀照片立姿挺拔，自信而篤定。她幼年時沒能逃過纏足的陋習，以一雙小腳勇敢地走出自己的路，檔案館替她保存了一段歲月，留予後人細讀。

窗台

李憶君



如是
我見

一直很嚮往可以居住在一間每一扇窗都有窗台的房子。心中的藍圖是這樣的：桌子靠窗，放一兩張椅子在桌子旁邊；窗台上擺放些我自己培植的各種植物，並非根深葉茂穩健粗壯的，而是內斂含蓄，清秀雅致的那種。如果是觀葉類，就選纖柔垂絲狀的；如果是觀花類的就紫羅蘭吧。其實海棠也挺不錯的。海棠喜光，卻不能讓太陽直曬，擺在窗台上就再恰當不過了。早晨的陽光暖和，打開窗戶，讓陽光照進屋裏來，海棠一定會長得很好；綻放時像玫瑰般嬌艷，一簇簇地散開在翠綠的葉叢中；未全綻開的則像蚌貝，粉嫩粉嫩的。我有一空暇便泡一杯咖啡或綠茶擱在桌子上，然後坐下來靜靜地讀一本書。至於是什麼書，

那倒無所謂。然後久久啜一口，想起古人的「飲啜」，想必也是這般光景吧。看累了，換一個姿勢，或懶洋洋地把頭靠在窗子欄上，或起身半坐在窗台上遠眺外面的景色。然而聯想起的卻是《咆哮山莊》裏所描寫的曠野。

是的，《咆哮山莊》。除了曠野，窗台也是元素之一。在女主角凱瑟琳的房間裏，窗台上寫滿她的姓名，但有些地方又改了姓氏。窗台底下堆着幾本發霉的書，也都寫上了凱瑟琳的姓名。這些凱瑟琳的藏書，散發着很濃的霉味。那是一種荒涼的憂傷，是作者艾米莉·勃朗特的憂傷。一個十九世紀英國約克郡文學少女的愛與恨。她憂鬱、傷感，但感情卻是強烈的，

像曠野上咆哮着吹襲的風。

無可否認，我是個中文學得很深的人；偏愛綺麗，所以易感惆悵。但也因此懂得了世間諸事是無夢可尋的。

回到現實，窗台用處很多，除了可以當桌子、椅子、架子，擺放各種各樣的東西，隨心所欲地使用。

當然，最理想的還是擺放盆花。通常窗前的陽光都是植物所喜愛的，不會太猛烈。如果是朝東的，就更理想了；早上曬一會兒，暖暖地就升空了。其實就算是一面朝西的窗也無妨。

那年在歐洲漫遊，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奧地利、意大利、瑞士，見家家戶戶的窗台上都幾乎擺着盆花，五顏六色地競相

鬥艷，看得我目不暇接，越發嚮往一間有窗台的房子。窗子深嵌在牆裏，牆是用石頭砌成的，爬山虎和牽牛藤把它爬成一面綠牆；清晨牽牛花則怒放着將其變成紫色的牆，引來蝴蝶踟躕……長河日下，月動星移，然後慢慢地我在那房子裏老去，那是何等幸福的事。

如此想了好多年，卻一直都沒能住到這麼的一間房子。目前住着的雖然樓上和樓下都有朝東的窗子，書房的窗子也是朝東的，可是仍然沒有窗台。

也罷，理想是理想，現實是現實。在中國，倒是見過很多有窗台的房子。窗台上擺着盆栽的人家還真不少。有一年，在北京友人的書房看到窗台上擺着一列七八

盆的君子蘭。雖然那時瘋狂炒作君子蘭的風潮已成過去，身價亦已貶值了數十倍，但君子蘭典雅高潔，寓意非凡。它仍然是非常矜貴的花。那時春節剛過，北京的天氣還相當冷，我很驚訝那君子蘭竟能在室內開得如此燦爛。友人笑說：「移蘭入暖房呀，擺在光線明亮的窗台上，讓它們聽聽春天的聲音，花也就讓春天給叫開了。」

春天並非我熟悉的季節，甚至有點陌生。然而這君子蘭，既是我很熟悉，卻又非常陌生的花，因為此蘭非彼蘭。我熟悉的蘭叫胡姬，我陌生的蘭叫君子。因為一直以來，我最嚮往的始終是一列窗台。由此不斷衍生出種種念頭和話題。拾掇起來，便有了此文，沒什麼特別的意思，不過是將各種波動綜合成意趣，議論半天，讓自己開心。